



The Honest Truth

马克的完美计划

[美] 丹·格迈因哈特 / 著 曹雷雨 / 译 黄雅玲 / 绘



就算长大的路不容选择，
也请鼓起勇气，即刻启程。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The Honest Truth

马克的完美计划

[美] 丹·格迈因哈特 / 著 曹雷雨 / 译 黄雅玲 / 绘



SHANGHAI MINSHENG BOOKS PUBLISHING

上海民生书局出版社

马克的完美计划

Make De Wanmei Jihua

出品人: 柳 漾

编辑总监: 周 英

项目主管: 冒海燕

责任编辑: 陈诗艺

助理编辑: 孙才真

装帧设计: 李 坤

责任技编: 李春林

The Honest Truth

Text Copyright © 2015 by Dan Gemeinhart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Co., Ltd.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cholastic Inc., 557 Broadway, New York, NY 10012, USA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桂图登字: 20-2016-37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克的完美计划 / (美) 丹·格迈因哈特著; 曹雷雨译; 黄雅玲绘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.1
(2018.1 重印)

(魔法象·故事森林)

书名原文: The Honest Truth

ISBN 978-7-5598-0354-2

I. ①马… II. ①丹…②曹…③黄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38637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前北营村 邮政编码: 101117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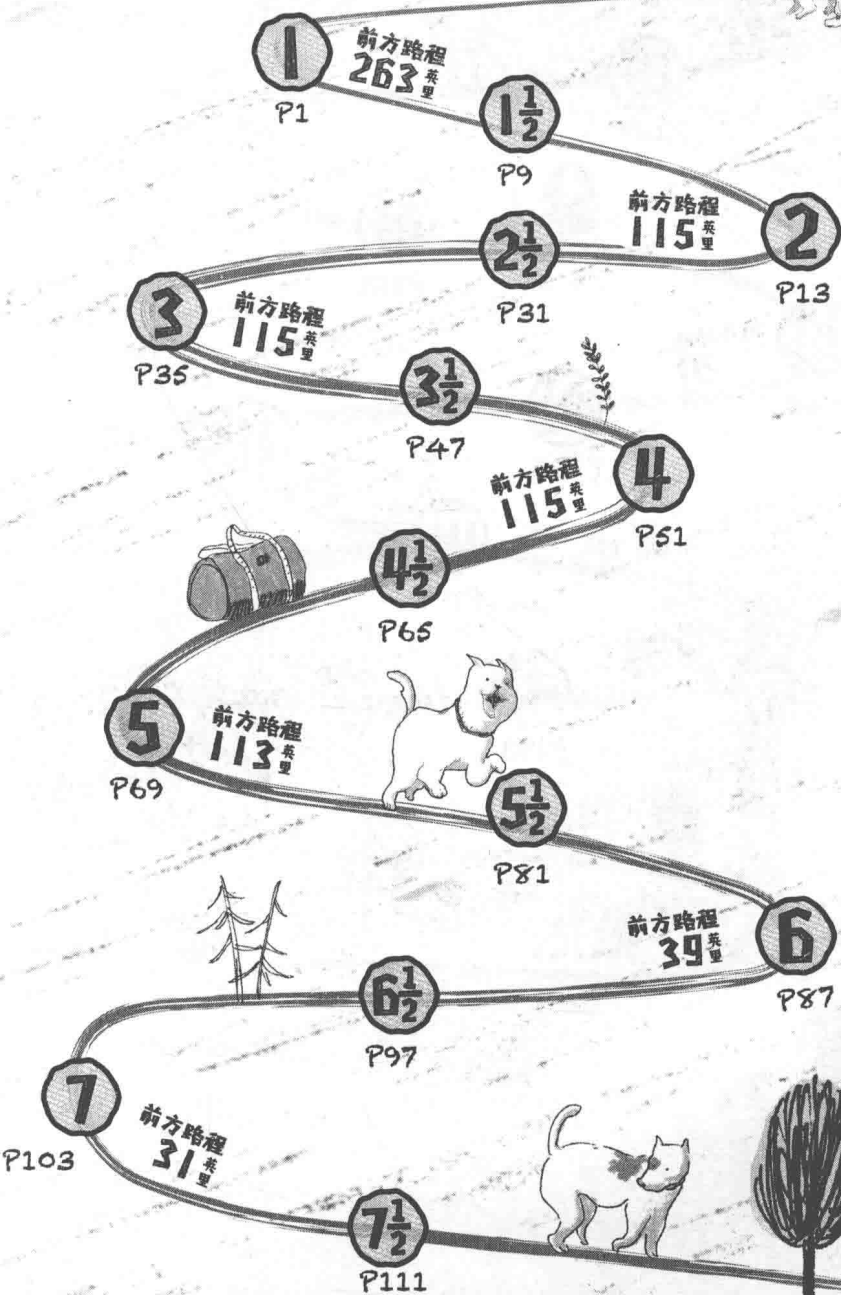
印张: 7.375 字数: 122 千字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定价: 2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



8

P117

前方路程
29 英里

8 $\frac{1}{2}$

P129



前方路程
24 英里

9

P133



9 $\frac{1}{2}$

P151

10

P155

前方路程
8 英里

10 $\frac{1}{2}$

P165



11 $\frac{1}{2}$

P179

前方路程
8 英里

11

P169

12

P183

前方路程
7 英里

12 $\frac{1}{2}$

P193

P197

13

前方路程
6 英里

13 $\frac{1}{2}$

P211

致谢

P222

译后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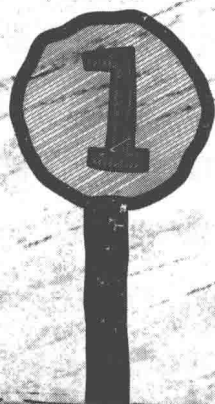
P223



前方路程

263

英里





山在呼唤。我必须走，必须。

而且，我要一个人走。

我紧了紧背包带，抬脚顶开屋前的纱门。“波波，快点！”
我的声音坚定有力，不带一丝一毫的犹豫。这就是我。

波波飞快地蹿出门外，尾巴来回拍打着我的腿。他在门廊上高兴地挥舞前爪，两只颜色不同的眼睛笑吟吟地望着我，舌头耷拉着，快乐满满。我俯身用他最喜欢的方式挠了挠他的耳根。这个方式只有我知道。“你一直都喜欢出门散步，对吧，老弟？”

他呼呼喘着气表示同意。

“好嘞。”我对他说，一边抓住旅行袋的提手直起身来。“这次可要带你去见大世面了。”我望向地平线，望着远方白色峰顶的群山，“这绝对会是最远的一次散步。”

我砰地关上身后的门，头也不回。我也不关心有没有带钥匙。我可能再也不回来了。

去车站要走整整十分钟，波波一直紧贴着我的腿往前走。我把相机挂在脖子上，相机晃来晃去，不时地撞击我的肚子。走了一会儿，我看到车站就在前方不远处了，我闪身走进旁边的一条小巷，蹲了下来。我紧张得气喘吁吁。“好啦，波波，现



在按咱们之前练习过的来吧。”我拉开旅行袋，把包撑开。包里空荡荡的，我轻轻拍拍里面：“快来，波波。进来吧。”

波波迈进包里，转了好几圈，然后一屁股坐下来。他抬头望着我。“真棒，你真是只好狗狗。”我低声对他说。他的尾巴在包里费力地摇摆着。我在口袋里摸到一块饼干，他呼哧呼哧地嗅着我手里的饼干，一口吞下。

我把旅行袋拉得严严实实。波波隐身在包里。我站起身来，波波的重量把我的半边身子直往下拽。我紧紧抓住提手。“我真庆幸你不是只圣伯纳。”对着旅行袋说完悄悄话，我走出小巷直奔售票口。

售票口的那个男人正在看杂志，他抬起头瞟了我一眼。我正了正头上亮红色的棒球帽，清了清嗓子。

“我要买两张票。”我说。

“巴士还是火车？”

“巴士。去斯波坎市。”

“你一个人吗？”

“一个人”这个词组像口破钟一样在我脑子里鸣响起来。我舔了舔嘴唇。

“我爸爸在洗手间。”我说，“他把钱给我让我买票。”



那个人点点头，打了个哈欠。人很容易犯懒，这一点正是我能利用的。

“好。一张成人票，一张儿童票，韦纳奇到斯波坎。一共44元。”

我从我的蓝色夹克口袋里掏出钱来递给他。

“巴士就在那边，十分钟后发车。”

我接过车票沿着他指的那条路往前走。路边停着几辆嗒嗒嗒发动起来的巴士。有一辆前面写着“斯波坎”，跟我票上写的一样。我回头望去，那个售票员的目光又回到他的杂志上了。我从巴士旁边径直走过，拐过大楼的墙角。

我要去火车站台。

在我做的计划中，有一小块带顶棚的座位区。座位区后面有一个铁链拴着的垃圾箱，那里很少有人注意。我悄悄走到垃圾箱前，迅速环顾四周，确保没人看见，然后赶紧脱掉蓝色夹克塞进垃圾箱里。我的红帽子和两张巴士车票也紧跟着进了垃圾箱。我





从背包里一把抓出那顶墨绿色羊毛冬帽套在头上。

我转身就要走，无意中碰到衣袋隆起的一个鼓包。我颤抖着吸了口气，掏出一块表来。这是一块圆形玻璃面的老式银怀表，是故去的爷爷送给我的礼物。我狠狠地咬住嘴唇，感觉到它在我手里嘀嗒作响。嘀嗒，嘀嗒，嘀嗒。时间，在流逝。

这就是我搞不懂的地方：为何人们总想随身带着提醒你生命在流逝的某种东西？

我用尽全力把表摔到地上。它当的一声撞上了水泥地面。表的玻璃面裂开了缝却没有摔碎。我咬紧牙关用脚踩，力气大得把脚都踩痛了。玻璃面已经四分五裂，我还在踩，指针也弯了。我踩了又踩。

我抬脚准备再踩，这时听见波波在旅行袋里发出呜呜的叫声。我的肺部汹涌起伏，呼吸变得急促，胃里开始恶心，脑袋一阵隐隐地刺痛。波波又呜呜地叫起来。

“没事了，波波。”我气喘吁吁地说道，把脚放了下来。我打算把坏表扔进垃圾箱，却突然停了下来。我看看垃圾箱，又看看损坏了的银表。我直起身来，觉察到紧贴着身体的相机。我把相机举到眼前，对准散落一地的银怀表碎片拍了张照片。然后我把碎片踢到了垃圾箱后面。

我转过墙角看见火车停在那里。这是一列外壳光滑、银光闪闪的火车，它轰隆作响，犹如闷在瓶里的一场地震。我把手伸进灰色帽衫的口袋里，找到了火车票，那是昨天晚上我在网上订的，用的是从妈妈钱包里偷出来的信用卡。我的肚子猛地抽搐了一下。

“去西雅图？”那位女士接过我的车票问道。我点点头就上了车。我不想让她记住我。“就你一个人吗？需要帮你拿包吗？”

我强忍着没有瞪她。“不用。”我拒绝道，看也没看她。我登上梯子进入车厢，双腿和手指被波波的重量压得火辣辣的。

火车上空荡荡的，我在车厢最后一排坐了下来。宽大的车窗外面是韦纳奇，是我要离开的家乡。天空暗了下来。火车轨道两边低矮的建筑和仓库投下长长的阴影。云层又黑又重。暴风雨就要来了，夜晚也将随之降临。

黑暗中的某个地方浮现出杰西的样子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还有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，他们的脸庞飘进我的脑海。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要走。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要去哪里。他们没法找到我。他们没法帮助我。

我使劲眨眼睛，摇了摇头。“我不需要他们。”我用余光看着小镇和地上的阴影，喃喃自语。“我不需要任何人。”也许的



确如此，然而我的这些话听起来那么无力、那么小气，我一点也不喜欢。我的手指触摸着冰冷的窗玻璃，遥望着远方家的方向，想到爸爸妈妈很快会回家，发现我离开了。“对不起。”我的声音更加轻柔，“对不起。”

我从背包外袋取出一个本子和一支笔。我把写着家庭作业和我信手涂鸦的那些页翻过去，对着第一张空白纸页想了一会儿。我苦思冥想，努力寻找适合当下的字眼。有个想法慢吞吞、怯生生地冒出来了。我点点头。我掰着手指头数了好几遍，嘴巴无声地念叨着这些词语，然后提笔写了下来。

车窗外，我听见有人喊：“请大家上车！”

随后是金属门关闭的咔嗒咔嗒的撞击声。

我低头看着自己写在纸上的字，一共三行：

一个人离家，

踏上崭新的旅途。

现在去登山。

我把手探进座位旁边的旅行袋里，摸到了波波的脑袋。他舔了舔我的手指头。他的舌头湿乎乎的，呼出来的气暖暖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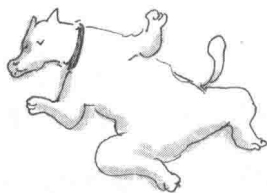


他摸上去软绵绵的。他就像一个朋友一样。我挠了挠他的耳根，强忍住不哭。我努力安慰自己不要害怕。只能这样。

我把脑袋靠在座位上，强迫自己什么也不想，除了远山。

几个小时后，妈妈就要回家了。

再过几个小时，警察就要开始找我了。







她声音颤抖，
像最后一片叶子。
努力攀住树。

“杰西，亲爱的，马克在你那儿吗？马克跟你在一起吗？”

杰西卡·罗德里格斯对着话筒摇了摇头：“哦，没有。放学后我就没见到他。怎么了？”

“噢。”马克的妈妈应道，努力笑了一声。可她的笑声听起来更像是哽咽。“我相信没什么事。我没想到他会不在家，屋里黑咕隆咚的……”她的声音越来越小，“波波也不在。他要是去你那儿了请告诉我一声，好吗？”

马克始终没有露面。

如果一个孩子才失踪了几个小时，一般情况下警方是不会出动的。可是当马克的妈妈告知他们马克的情况时，他们有点警惕了。听医生陈述时，他们开始严肃起来。等发现马克留下的便条之后，他们完全进入了警戒状态。

晚上7点多，两辆警车驶入汽车站和火车站附近的停车场。他们没有任何确凿的理由认定马克去了那两个地方，只不过他看起来像是离家出走了，而一个孩子要离开韦纳奇只有两个办



法：乘巴士或坐火车。一名警察从巡逻车上跳下来跑向一辆即将向南开往俄勒冈的巴士。他查看了座位上的乘客，寻找一个独自旅行的小孩。一个苍白瘦小的孩子，头戴一顶帽子。

他没有看到这样的孩子。

另一名警察跑到汽车站的售票窗口，敲了敲玻璃。玻璃后面是一个正在看杂志的满脸倦容的男人。看到有个警察在敲窗户，他清醒了几分。

警察快速而犀利地提了几个问题。那个男人舔了舔嘴唇，挠了挠下巴，然后做出了回答。警察点了点头，转身返回巡逻车，正好与从巴士那边回来的警察会合。他打开车门，拿起步话机。

“找到了。”他说。

“巴士上，去斯波坎。”

“戴着红帽子。”



